

现代散文序跋选

余树森 编



I267/281

现代散文序跋选



余树森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现代散文序跋选

余树森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7 3/8 插页2 字数150,000
1983年5月第1版 198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200

书号: 10151·657

定价: 0.65元

目 录

《赤都心史》序·····	瞿秋白 (1)
《空山灵雨》弁言·····	落华生 (4)
《山野掇拾》后记·····	孙福熙 (5)
《剑鞘》序·····	俞平伯 (8)
《小品六章》序·····	郭沫若 (10)
《落叶》序·····	徐志摩 (12)
《倥偬》序·····	徐蔚南 (15)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冰 心 (20)
《野草》题辞·····	鲁 迅 (22)
《朝花夕拾》小引·····	鲁 迅 (24)
《杂拌儿》题记 (代跋) ·····	周作人 (26)
《背影》序·····	朱自清 (29)
《燕知草》跋·····	周作人 (35)
《燕知草》序·····	朱自清 (38)
《西湖漫拾》自叙·····	钟敬文 (42)
《乌与文学》序·····	夏丏尊 (47)
《晞露集》序·····	杨 晦 (49)
《冰心全集》自序 (节选) ·····	冰 心 (52)

《看云集》自序·····	周作人 (56)
《达夫自选集》序·····	郁达夫 (58)
《泪与笑》序·····	废名 (61)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瞿秋白 (64)
《茅盾散文集》自序·····	茅盾 (91)
落华生小品序·····	阿英 (93)
谢冰心小品序·····	阿英 (96)
《大荒集》序·····	林语堂 (99)
《半农杂文》序·····	刘半农 (102)
《欧游杂记》序·····	朱自清 (106)
《点滴》序·····	巴金 (109)
夜航小引·····	阿英 (112)
《画廊集》题记·····	李广田 (114)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郁达夫 (118)
《推背集》前记·····	唐弢 (142)
《未厌居习作》自序·····	叶绍钧 (146)
《鹰之歌》后记·····	丽尼 (148)
《青纱帐》自序·····	王统照 (149)
《平屋杂文》自序·····	夏丏尊 (151)
《黄花苔》序·····	芦焚 (153)
《风尘集》后记·····	方敬 (155)
《还乡杂记》代序·····	何其芳 (157)
《旅途通讯》前记·····	巴金 (166)
《囚绿记》序·····	陆蠡 (168)
《羽书》序·····	王统照 (171)
《晦明》代序·····	柯灵 (175)

《锦帆集》后记·····	黄 裳(180)
《山水》后记·····	冯 至(184)
《贝壳集》后记·····	秦 牧(188)
《东风第一枝》小跋·····	杨 朔(190)
《花》小跋·····	曹靖华(192)
《临窗集》序·····	何 为(196)
《朗润集》自序·····	季羨林(210)
《绀弩散文》序·····	聂绀弩(217)
《雕塑家传奇》序·····	柯 灵(219)
《芳草集》序·····	刘白羽(222)
《尺泽集》后记·····	孙 犁(227)
编后记·····	余树森(229)

《赤都心史》序*

瞿 秋 白

人生的经过，受环境万千现象变化的反映，于心灵的明镜上显种种光影，错综闪烁，光怪陆离，于心灵的圣钟里动种种音响，铿锵递转，激扬沉抑。然生活的意义于客观上常处于平等的地位，只见电影中继续存存陆续相衔的影象，而实质上却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影片。宇宙观中尽成影与响，竟无建立主观的余地。变动转换复杂万千，等到分析到极处，原无所“有”。然而同样的环境，各人各时各地所起印象各异，——此所谓“世间的平等性”于实际生活上永存不灭，与世间同其久长。所以有生活，有生活的现象，有生活现象之历史的过程。生活现象之历史的过程既为实质之差异的映显，就必定附丽于一定的“镜面钟身”。于是出抽象概括的问题而入具体单独的问题。缘此世间的平等性，而有人生经过可说。镜面之大小，钟身之厚薄，于是都为差异之前因。镜与钟的来处，锻炼时的经过，又为其大小厚薄之前因。历史的过程因此乃得成

* 《赤都心史》，瞿秋白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6月版。

就。

东方稚儿熏陶于几千年的古文化中，在此宇宙思潮流转交汇的时期，既不能超越万象入于“出世间”，就不期然而然卷入旋涡，他于是来到迅流瀑激的两文化交战区域，带着热烈的希望，脆薄的魄力，受一切种种新影新响。赤色新国的都城，远射万丈光焰，遥传千年沉响，固然已是宇宙的伟观，总量的反映。然而东方古国的稚儿到此俄罗斯文化及西欧文化结晶的焦点，又处于第三文化的地位，不由他不发第二次的反映，第二次的回声。况且还有他个人人生经过作最后的底稿。——此镜此钟置之于此境此界，自然断续相衔有相当的回射。历史的经过，虽分秒的迁移，也于世界文化上有相当的地位，所以东方稚儿记此赤都中心影心响的史诗，也就是他心弦上乐谱的记录。

《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于此时期，我任北京《晨报》通信记者的职务，所以一切赤国的时事自有继续的通信，一切赤国的制度另有系统的论述，不入《赤都心史》内。只有社会实际生活，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我愿意读者得着较深切的感想，我愿意作者写出较实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笔记游记的体裁。我愿意突出个性，印取自己的思潮，所以杂集随感录，且要试摹“社会的画稿”，所以凡能描写如意的，略仿散文诗。材料的来源，都在我莫斯科生涯中。约略可以分作几种：杂记，散文诗，“逸事”，读书录，参

观游览记。“我心灵的影和响，或者在宇宙间偶然留纤微毫忽的痕迹呵！——何况这本小小的册子是我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莫斯科，集竟记

《空山灵雨》弁言*

落 华 生

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
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
的事。

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
在睡不着时，将心中似忆似想的事，随感随记；在睡着
时，偶得脱离过爱，引领我到回忆之乡，过那游离的日
子，更不得不随醒随记。积时累日，成此小册，以其杂沓
纷纭，毫无线索，故名《空山灵雨》。

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 《空山灵雨》，落华生（即许地山）著，原载《小说月报》1922年
第13卷第4至6期。

《山野掇拾》后记*

孙 福 熙

我本没有将山野掇拾发表的意思，但闻到野花香，不禁思念故人，于是起了藉驿使聊赠一枝之意，想与故人共赏之。

然而我是失败了。我本想尽量掇拾山野风味的，不知不觉的掇拾了许多掇拾者自己。

但我还有勉强可以自慰的理由。文艺家尽力的到民间去，寻求人类的大生命分配于各人的式样而记述其异同，我在没有遇见文艺家来考察来记述我的生命的式样的时候，不如先约略的写些出来，不管他是否适于文艺家的需要，如病人在医生的诊视以前先写出怎样的头痛咳嗽之类，供医生来时的参考。所以我不是到民间去的，是从民间来的；或者，只要从民间来的多了，也能抵作一个到民间去的了。

讲到民间，不禁又想起我在民间的乐趣。

当P夫人告我同去采葡萄时（这已是一月后第二次旅

* 《山野掇拾》，孙福熙著，开明书店，1929年10月三版。此后记在书中题为《我为什么有这个记述》。

行时的事了），我想，这一定是很有趣的，十余年以前，我在家乡，很爱采桂花或打枣实，但桂花与枣树都是高不可攀的，葡萄棚低而且葡萄味美，可以随采随食，将何等的有趣哩！到了园中，P夫人给我小刀，我左手拉了一大球葡萄，右手拿刀在葡萄柄上用力割，发出尖利“衣”“亚”的声音，然而还没有割断。P夫人发笑，而且告我：

“割在节上要容易得多哩！”她一割就断了，而且交给我尝味。被她这样一说，我也会割了。然而后来又遇见另外的困难了，我要P夫人来看，我说：

“这球葡萄一半在铁丝的这边，一半在铁丝的那边，他在开花的时候不妨这样，现在果实长大，把铁丝结在中间了。我怎样取它下来呢？”

“不要紧的。”她说。

她割葡萄的细柄，分全球为两半，一半从铁丝的这边取下，一半从铁丝的那边取下。于是我笑了。又后来，她说：

“孙先生，你老是落后，照例，倘若发见树上遗漏不采的葡萄，就要以这葡萄涂在落后者的脸上的。你不要遗漏不采呢！”

“我正为了屡次落后而不高兴呢，因为你们都采了去，我已没有葡萄可采了。我还是到前面去好。然而我学了这条规则，这是我很高兴的。”

“然而细小的究竟可以留给鸟吃的了。”

我爱画风柳，希望风吹不绝，然而画纸也不绝的受风飘动。我爱画瀑布，而水珠飞溅到画纸上，于是不得不渐

渐的退远去。然而我觉得快活。

画《愿我再来时，人与青山都不老》一幅时，画板太大太重，画架不能支持，而且在斜坡上三脚凳也不能平放，于是坐在草地上而画板也着地放着。不久，绿的蚱蜢，黑的蚂蚁，赭褐的六足四翼不曾相见过的生客一大群，有直有横，或东或西如街市上的在我新涂的画上带飞带跳带步行的乱转，真的，我与他们合画了。我于窘迫中自然的使我回想在中国吃东西时与苍蝇分吃的情形。

如此之类，就是我的乐趣；然而在民间者的乐趣，是在他的困苦中找出来的，未曾到民间去的人只知农人之食粗糙，不知他也闻稻花香，也有唱惯农村乐的人拿起锄耙才知歌中缺少一句手臂痛。我希望各人能够尽量的理会他人的苦乐，——或苦中之乐，或乐中之苦，——免得眼睛生在额上的鄙夷他人，或胁肩谄笑的阿谀他人。

我的掇拾止于此了。这是从三月二十九日起，就是春假之初，从新翻开了去年的日记，包围在四壁中开始摘录的。但因为同学来约我作山村的春游了，我爱游，只得放下这紧要的工作。固然，满山满谷的果树都盖了花朵，绵羊们衬在绿草上跳舞，而燕子们衬在青天下为他们歌唱。然而这游行使我不能早早补写完这游记。不论好坏，现在总算结束了，但已经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只希望我将有能力遇见别的事物，从新做起！

一九二三年四月三十夜记

《剑鞘》序*

俞平伯

论文章的优劣每从两方面看去：一是体裁，二是风格。体裁的高下纯驳，可以见行文者之力；风格的刚柔缓急，可以见行文者的性。申言之，就是从体裁得见工夫，从风格得见天分。这虽不能严刻地划分，而大致总是如此的。

就体裁而论，凡杂文俱不谓为骏上缜密。驳而不纯正是“杂”字的确诂。叙事之与议论，描写之与解释，诗的风之与文的风……在无论那一种单型的文体中都以兼收并蓄为病的，而在此独见例外。这仿佛一锅热腾腾的杂烩，虽亦可以使甘食的饥者欣然大嚼，然而精于辨味者决不肯把它列为上肴的。自然，即使是杂烩，也尽有精粗美恶的不同，也尽有人特别喜欢吃他的；但这纯然是个人的嗜好好了。

就风格论，文人体性不同，文章风格自因之而变。在一作者的诸作品中虽亦可时见殊异的风格，但总不如诸作

* 《剑鞘》，系叶绍钧与俞平伯的散文合集，朴社，1924年版。

者各人作品的比较，其差别尤为明显，这种可以表现个性的风格，以如何因缘而形成，真是文艺批评上一个幽玄的趣问。现在姑且剪裁地说罢。——风格只是文人体性自然的流涌，未及自觉而已分明地表现在文章上的。当他自己行文之顷尚不觉风格之为何物；到笔稿一成，反复地看了几遍——最好和他人所作，文题相类的一气读下——就恍然如有所触，而能信风格之为实有了。

现在以圣陶的和我的杂文结为此一集。一篇杂文已是一锅“李鸿章了”，何况把它们集合起来，更何况是出于两个人的手笔的。无端的凌乱，如榛莽般的充填着，我们殆将不知何以自解。所敢些微自信的一点是：体裁虽驳杂，却也未必生吞活剥；风格虽纤薄，却还不至空无所有；两个人所作的合拢来，虽不敢说相得益彰，却也面目各具，神思可通，不至于全然雷同或隔绝。戏台里喝彩，果然涎脸可憎，总要比冷场好个一点，我们——至少我是这样打算着呢。

剑的双锋可取象心灵的两元（智与情），亦可取象两个殊异的心灵。鞘以韬锋，徒具其形，不有其利；故遂以“剑鞘”署此书，非另有其他深意。书分两部分，第一部是圣陶的，第二部分是我的。若离合比较而徐玩之，或可生些微的兴趣；但恐区区短书未足以当诸君的一盼。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平伯记

《小品六章》序*

郭沫若

回到上海来已经一个月了，不曾访过一次人，不曾写过一封信，不曾读过一天的新闻。我本来想在上海大隐片时，但不料到不两天便被朋友们知道了。

王宏实兄北上后，于是北京的朋友也有一部分人知道我已经回来，勉己兄最近写信来，要我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些文字。我现在深觉得曾经做过一次卖笑生涯的人真正是不容易改邪归正呢。

在日本住了半年以上，除译书糊口而外，偶尔瘾发，前前后后也做过将近二三十万字的文章。短的最近送给上海的朋友们去了，长的虽还有留在手里的，但我想在日刊的刊物上怕不便于登载。我现在只好把这几章小品寄给勉己兄和给读晨报副刊的友人，聊以作为我从海外带回来的薄礼。

我在日本时生活虽是赤贫，但时有牧歌的情绪袭来，慰我孤寂的心地。我这几章小品便是随时随处把这样的情

* 《小品六章》，作者郭沫若，1924年在《晨报副刊》开始发表时，作者在前面加了这个序，后编入《橄榄》一书时，未将序收入。

绪记录下来的东西，有些是在海岸上写的，有些是在山里面写的，所以背景各自不同。为数本不多，惬意的更只有这六章，我自己深深知道惬意的不必便是好的，恐怕再隔一晌，我又要失悔我这六章也发表得过于造次了。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序于上海